

肘後備急方

《葛洪肘後備急方》序

原文

醫有方古也。古以來著方書者，無慮數十百家，其方殆未可以數計，篇帙浩瀚，苟無良醫師，安所適從？況窮鄉遠地，有病無醫，有方無藥，其不罹夭折者幾希。丹陽葛稚川，夷考古今醫家之說，驗其方簡要易得，針灸分寸易曉，必可以救人於死者，為《肘後備急方》。使有病者得之，雖無韓伯休，家自有藥；雖無封君達，人可為醫，其以備急固宜。華陽陶弘景曰：葛之此製，利世實多，但行之既久，不無謬誤。乃著《百一方》，疏於《備急》之後，訛者正之，缺者補之，附以炮製服食諸法，纖悉備具，仍區別內外他犯為三條，可不費討尋，開卷見病，其以備急益宜。葛陶二君，世共知為有道之士，於學無所不貫，於術無所不通，然猶積年僅成此編，蓋一方一論，已試而後錄之，非徒采其簡易而已。人能家置一帙，遇病得方，方必已病。如歷卞和之肆舉皆美玉，入伯樂之廐無非駿足，可以易而忽之邪。

葛自序云，人能起信，可免夭橫，意可見矣。自天地大變，此方湮沒幾絕，間一存者，以自寶，是豈製方本意。

連帥烏侯，夙多疹疾，宦學之余，留心於醫藥，前按察河北道，得此方於平鄉郭氏，郭之婦翁得諸汴之掖庭，變亂之際，與身存亡，未嘗輕以示人，迨今而出焉，天也，侯命上刻之，以趣其成，唯恐病者見方之晚也。雖然方之顯晦，而人之生死休戚系焉。出自有時，而隱痛惻怛，如是其急者，不忍人之心也。有不忍人之心，斯有不忍人之政矣，則侯之仁斯民也，豈直一方書而已乎？方之出，乃吾仁心之發見者也，因以序見命，特書其始末，以告夫未知者。

至元丙子季秋稷亭段成已題

（亦名《肘後卒救方》，隱居又名《百一方》）抱朴子丹陽葛稚川曰：余既窮覽墳索，以著述余暇，兼綜術數，省仲景元化劉戴秘要金匱綠秩黃素方，近將千卷。患其混雜煩重，有求難得，故周流華夏九州之中，收拾奇異，捃拾遺逸，選而集之，便種類殊，分緩急易簡，凡為百卷，名曰玉函。然非有力不能盡寫，又見周甘唐阮諸家，各作備急，既不能窮諸病狀，兼多珍貴之藥，豈貧家野居所能立辦？又使人用針，自非究習醫方，素識明堂流注者，則身中榮衛尚不知其

所在，安能用針以治之哉！是使鳧雁摯擊，牛羊搏噬，無以異也，雖有其方，猶不免殘害之疾。余今采其要約以為《肘後救卒》三卷，率多易得之藥，其不獲已須買之者，亦皆賤價，草石所在皆有，兼之以灸，灸但言其分寸，不名孔穴。凡人覽之，可了其所用，或不出乎垣籬之內，顧眄可具。

苟能信之，庶免橫禍焉！世俗苦於貴遠賤近，是古非今，恐見此方，無黃帝倉公和鵲逾跗之目，不能採用，安可強乎？